

A stylized, high-contrast illustration in shades of brown, orange, and black. On the left, a palm tree trunk and fronds are visible. In the upper center, a small white car is depicted in motion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 To the right, a large orange sun or moon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dark, angular shapes representing mountains or hills.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evocative.

人生一瞬间

〔埃及〕尤素福·西巴伊 著

人生一瞬间

〔埃及〕 尤素福·西巴伊 著

王凤序 王贵发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人 生 一 瞬 间

〔埃及〕尤素福·西巴伊 著
王凤序 王贵发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197,000字
1980年12月第一版 1980年12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203·021 定价 0.73 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尤素福·西巴伊是埃及一位著名的记者、社会活动家和小说家。他曾在已故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时代任文化部部长。纳赛尔逝世后任埃及《消息报》主编。他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但也是一位著述颇多的作家，在埃及文坛上享有盛名。

本部作品主要歌颂了埃及武装部队指战员的聪明才智；为收复失地，保家卫国，不怕流血牺牲的顽强战斗精神；抨击了那种将“六·五”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埃及士兵无能的谰言。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埃及下层民众的生活、喜怒哀乐。小说内容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情节动人，读后令人深思，回味无穷。

本书作者已于一九七八年在塞浦路斯遇刺身亡。

本书的翻译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我们做了一些必要的注释。对原文疑难之处，曾请教过阿拉伯朋友，对他们的热情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译者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序 言

这部小说所叙述的事件发生在一九六九年底至一九七〇年初，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之为“消耗战”。

这个时期记载了埃及士兵在战斗中最壮丽的业绩。士兵们组成的敢死队深入敌军腹地进行顽强战斗，给敌人的空军、海军以沉重的打击，使其遭受巨大损失。

埃及士兵当时进行的最卓著的战斗是沙德万战斗。沙德万是一个由珊瑚礁形成的岩岛，位于红海苏伊士湾的入口处，长十六公里，宽三至五公里。东北面是厄尔杜格，西南面是沙拉姆·谢赫。

为了保护设在那里的夜间为来往船只导航的灯塔和小小的海上雷达站，在岛上驻扎着一支不到百人的埃及部队。

这支埃及部队遭到了敌人鬼怪式飞机和空中之鹰式飞机的轰炸，同时还迎击了由五百人组成的敌伞兵营的进攻。他们从一个战壕到另一个战壕极其英勇地同敌人进行了白刃战，使敌人遭受了沉重的损失。

当以色列人对该岛发动入侵时，我正在国外。我是在飞机上读到有关这次战斗消息的。外国报纸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描述，它援引以色列方面的消息说：以色列部队在完成既定任务后已撤离；又援引埃及方面的消息说：在遭受沉重的损失后，

敌人控制该岛的企图失败了；由于埃及士兵们坚守领土，敌人在遭到顽强的抵抗之后被迫撤离该岛。

外国报纸在援引了双方的说法之后，对这次战斗评论道：埃及人极其英勇、顽强地进行了战斗，该岛经历了自从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世界大战以来，整个世界未曾见到过的一场激烈、残酷的战斗。

这就是当时世界舆论的看法。

这次战斗是埃及士兵坚强、勇敢与献身精神的象征。

我以一个作家的良心感到，对我国历史上这一光辉时期，我们的文学不能缄口不言。我力图通过这部小说对埃及士兵说出一些公道话。埃及文学要正视历史。

我们只能试试看，能否成功，全凭真主保佑了。

尤素福·西巴伊

献给——埃及士兵

除了六月失败的痛苦之外，他又忍受了接踵而来的种种辛酸：

我要为他申辩，回击对他的非难^①。

我要说出一些事实：

他的才智和果敢。

我要评说他的业绩，

在历史面前这是最公正的评断。

尤素福·西巴伊

① 有人将“六·五”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埃及士兵的无能。——译者

目 录

序言

- | | | |
|----|--------------|--------|
| 一 | 流言蜚语 | (1) |
| 二 | 奇耻大辱 | (18) |
| 三 | 区区小事 | (37) |
| 四 | 前沿品茶 | (54) |
| 五 | 河岸轶事 | (71) |
| 六 | 失常状态 | (89) |
| 七 | 腹中“难题” | (108) |
| 八 | 准备行动 | (126) |
| 九 | 我定归来 | (147) |
| 十 | 回去之前 | (166) |
| 十一 | 首要任务 | (185) |
| 十二 | 一封遗书 | (210) |
| 十三 | 随风思念 | (234) |
| 十四 | 有我无敌 | (256) |
| 十五 | 切割手术 | (277) |

尾声

一 流言蜚语

妮阿梅翻了翻摊在她办公桌上的一堆照片，用眼瞟了瞟附在照片上的文字说明，流利地读了读那些准备付印的文章的标题：《你在月球上的家》，《迷你裙^①依然风行》，《解除你神经紧张的花儿》，《为你服务的从军女郎》。

她自言自语道：“还不坏。”

接着她又犹豫不安地摇了摇头：

只是还缺少一篇关于劳动妇女或农村妇女的文章——缺少点儿有关人民的東西。以免被人指责为“反动”、“孤立主义”和“不相吻合”等等。

当然，没有人敢对她进行任何抨击，因为她受到保护。因为她不仅仅是《消息》杂志的妇女部主任，而且还是主编的妻子。

后一种身份赋予她在杂志社内享有一种随心所欲升迁的自由。尽管她并不情愿，但她还是令人望而生畏。因为主编的威严有意无意地把她的权威加予身边的人。

虽然丈夫的职位赋予她这种保护，但她还是喜欢有自己的个性，喜欢以她固有的、真实的面目同人们交往。

① 即超短裙。——译者

自然，她失败了。然而她曾做过不懈的努力。

如果说，她最终感到权威已开始动摇，她不再象开初那样显得有权有势，她晓得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她的丈夫、主编阿卜杜·卡德尔先生在摇尾乞怜。

无疑，她周围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对此是一清二楚的。

几年以前，他俩曾有过一段爱情故事——导致了两人的结合。

当问题纯粹是谈情说爱时，阿卜杜·卡德尔是很有风趣的。

做为一个小编辑，有象他那样既有魅力又知名的人来追求，简直使她头晕目眩。她一向就是魅力的化身。读大学时，她就吸引了不少男同学、助教、讲师乃至某些教授，无论她做什么工作，总是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很多次有人向她求婚，然而她感到还不到时候。因为当时她对任何男人还没产生那种感情。

她进了《消息》杂志社。

编辑、摄影记者、画家们簇拥在她身边。女编辑们嫉妒她，骂她风流、狡猾……她抑或如此，也是天真无辜的。因为她深知自己的魅力，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妨碍她在适当的时候、适度地利用她的魅力。

这位作家兼主编对她表示好感，使她喜出望外，晕头转向。她同他一道去冒险，但这是一种果敢、富有成果的冒险，以结婚而告终。

结婚赋予她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她穿上了新装——

权威的新装，她觉得再也不需要利用她个人的魅力了。因为她做为主编的妻子，这一新的地位有足以克服、排除各种困难、障碍的能力。

编辑主任向她表示了过分的推崇，并任命她为妇女部的主任。

不久，编辑主任就被擢升为副主编。

副主编只有他一个人，如果不是妮阿梅在阿卜杜·卡德尔面前推许的话，他可能要当一辈子编辑主任。

起初，阿卜杜·卡德尔说编辑主任痴呆，于是妮阿梅对他说：“卑贱者最聪明”。

她一直享有做为主编妻子的威权。当她发觉自己的名字已被简化成“太太”，她个人的才能开始同她做为一个权势者的才能融化在一起，而她做为有魅力女性的才能在那些唯恐出什么差错、难免倒霉而惧怕她的威严的人面前开始动摇时，她才对自己的威权感到厌倦与不快。

尽管如此，由于她聪明、俊俏、活泼，她还是尽可能成功地发现了自己与主编的地位和他升赏的权势毫不相干的固有个性化的位置。编辑们——除了个别胆小如鼠如副主编之外——还是能够象对待一位和蔼、风趣的女同事那样对待她。诚然，这当中有某种根深蒂固的保留，因为不管怎么说，她总是主编的妻子，她能够让主编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情。她对这种对她保持着最低限度的尊敬与良好对待，使她免遭那些好咬文嚼字和愚昧无知的人们的菲薄与侮慢倒也处之泰然。

但是，随着岁月流逝，她开始感到自己的威望在动摇。因

为编辑们不再觉得有必要象对待同事那样对待她。她不知道谁应对此负责，究竟是她在不懈地努力维护自己的个性、摆脱主编的保护，还是如那些好搬弄是非的人们所感到的那样，她从来就不具有那种事实上的影响力？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是因为他们看到她拒绝行使这些影响力还是他们认为她不能行使呢？

然而，她为什么不去行使呢？

是否他们确信她没有这种能力，由于她丈夫连续不断的爱情冒险，除她之外还有别人可以行使它呢？

不管怎样，即使她讨厌自己在杂志社仅仅成了主编的妻子，但她更讨厌摆脱这种地位，由别人取而代之，来行使她拒绝行使的权威。

她不晓得人们在说些什么。

她不晓得阿卜杜·卡德尔在干什么，以致被人说东道西，而她既感不到被人妒嫉，也不妒嫉别人。

但她讨厌自己成了人们散布流言蜚语所影射的目标。

这自始至终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她了解自己丈夫的禀性：好拈花惹草，但她从来不肯象一个好吃醋的妻子那样，动不动就使性子，发脾气。

事实上，问题还没有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

如果说她不愿意穿起权威的保护衣，那么为什么当人们把它从她身上脱下来时，要大发雷霆呢？

照片与文字说明还拿在手上，她的思绪却飞到了九霄云外。

她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字说明上。

需要一篇关于人民群众的文章，以便堵上那些多嘴多舌，好从鸡蛋里挑骨头的人的嘴。他们不怀好意的议论，已清楚地表明她的领导地位正在动摇。

她拉开一个抽屉，翻弄着里面的卷宗。抽出一个信封，上面写着“白海奈^①和计划生育。”

这就好了，连同其它三篇文章正好是一组不错的专栏。

妮阿梅的同事和好友法蒂玛走了进来。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一位著名广播员的妻子，任杂志社披露部主任。她天真烂漫，能说会道，任何人也休想逃过她的嘴巴。

她在妮阿梅办公桌前的一把椅子上坐定后，殷切地问道：

——会还没开始吗？

——什么会？

——编委会。今天不是星期一吗？

——是的。

——每周的例会不是应该在十二点召开吗？

——应该。

——现在是十二点半。我本以为要迟到了，为了赶这个会，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妮阿梅看了看手表，平静地说：

——上面的会怕还没结束。

——什么会？

① 阿拉伯女人名。——译者

——阿卜杜·卡德尔对我说他要找编辑主任们开会，因为杂志社的现状不佳。

——我们总是听说它不佳。

——看来更坏了。发行量在下降，广告在减少，收入甚微。他是这么对我说的。

——废话！他们大概不想给我们发津贴了。

——我不认为他们会这么做，因为津贴问题成了杂志社的当务之急了。也许扎基先生今天就要向编辑们讲清这个问题。

——去年的津贴不过几分钱。

——今年也不会更多些。

——真要命！我和穆赫欣的薪水加在一起都不够交房租、吃饭用，今后我怕要靠乞讨才穿得上衣服，理得起发。

法蒂玛停了一下接着说：

——要紧的是今年你别忘了我们。

——怎么说？

——你在大人物面前提提我们，事情最终要由他拍板，去年就是他改的清单。

——有人受委屈了……

——那是他们的运气。也许今年该我们走运，要紧的是你提提我们。

——你晓得我不干预这类事儿。

——傻瓜！

——为什么？

——因为总得有人要干预，那么为什么不应是你呢？你是合法发挥影响的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主编妻子吗？这就意味着你是合法的女主编。你为什么让别人来侵犯你的权利呢？

——我从未试图干预阿卜杜·卡德尔的工作，我也从未试图使自己在杂志社发挥超过我做为记者所能发挥的影响……

——因此，别人在发挥影响。

——你指的是谁？

——这怪你没参加披露会。假如你参加了，你定会了解许多你不清楚的事情。但是那些小丑们绝不会当着你的面讲什么，他们都是胆小鬼。

——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说这位先生从某种角度上信仰上帝。上帝是漂亮的，他喜欢漂亮，因此喜欢所有漂亮的人。

——陈词滥调。

——新鲜的事也有。有一位漂亮的新人占据了先生的心。

——你听我说，法蒂玛！你不要打算挑起我的妒嫉心，我不准备在杂志社内扮演一个醋坛子妻子的角色。

——你没有必要扮演这个角色，要紧的是你要为你的朋友们对这位大人物施加影响。假如我到现在还没拿到津贴，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呢，我的主编夫人？

法蒂玛举起手喊到：

——津贴，我的上帝！

一位棕色皮肤、斜眼的老头哈密德·法拉希走过来，站在门口喊道：

——请吧，先生。

法蒂玛看了他一眼，无法判断他请哪一位。于是平静地对他说：

——哈密德大叔，您要请哪一位？

——扎基先生请编辑们开会。

妮阿梅站了起来，法蒂玛也跟着站了起来，一同朝副总编室走去。

编辑们在一张长桌周围就座。副主编扎基·奥斯曼先生坐在桌子一头中央，编辑部秘书赛义德先生坐在他旁边。

妮阿梅走进来，扎基先生赶紧站起来表示欢迎，想给她搬把椅子让她坐在自己旁边。然而她却就近坐在对面的一把空椅子上。

扎基把最近出版的一期杂志摊在面前，他旁边的赛义德准备出下一期的小样、题目和封面。

照例，扎基应当在会上发表对上一期的看法，听取编辑们的意见，给他们下达指示，而后讨论下一期的小样和准备好的题目。

本当如此。然而扎基却愁眉苦脸，忧郁地说：

——在开始发表对上一期的看法前，我遗憾地告诉你们，今天早晨发生了一场令人不安的战斗。

一位编辑喊了起来，问道：

——在前线吗？

扎基回答说：

——不，是在这里，在杂志社。一位编辑先生用皮鞋踢了他的同事。

法蒂玛大笑失声说：

——这又怎么样？这种事司空见惯。我建议编辑们把鞋脱下，放在靠近问讯处的大门口外面。

在编辑们中间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艺术编辑拉宾评论道：

——我们处在赤脚时代，嘻皮士赤着脚，女舞蹈家们赤着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赤脚？还可节省买鞋的钱呢！

扎基用铅笔敲了敲桌子，他脸上的愁云更加阴沉。他试图阻止编辑们的哄笑，让会议的气氛更严肃些。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件事报告给主编了。他对我说，编辑们不应如此，他要我进行调查。

被踢的沙史太威喊道：

——问题无需调查。他在几位编辑面前都扬过皮靴，侯赛尼先生和费拉基先生是见证人。

踢人的编辑阿卜杜·拉乌夫也喊起来，为自己辩护：

——是你威胁着要用皮鞋踢我，你都伸手去脱鞋了。

扎基掌握着调查的主动权，问道：

——但是你踢了他？

——我是自卫。

——但他并没有脱鞋！